



穿红着绿

CHUAN HONG ZHUO LV

傅晓红◎著

文字一如作者的人一样，率真、坦白。

作者希望它们如一杯酹茶，

初闻有淡淡的清香，

喝着喝着，渐渐有了味道。



穿红着绿

CHUAN HONG ZHUO LV

傅晓红◎著

文字一如作者的人一样，率真、坦白。
作者希望它们如一杯酹茶，
初闻有淡淡的清香，
喝着喝着，渐渐有了味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红着绿 / 傅晓红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77-8

I. ①穿… II. ①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513号

穿红着绿

傅晓红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77-8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第一辑 亲情友情

回 家	002
外 婆	005
探大姐	011
银 娣	014
萍水相逢	016
成长的烦恼	018
震泽的丝棉被	020
采风高邮忆汪老	022
小保姆的崎岖婚姻路	026
夏潮基金会董事长宋东文印象记	031
春风沉醉的晚上	034
“老顽童”谢添	037
做永远的诗人	039
我的大款朋友	041
台湾导游	043
干部班	046
永远的怀念	048
同学周爱华	050
“小家碧玉”两岁记	055
打喷嚏的咪咪	057

生 命	059
-----------	-----

第二辑 忆旧与感悟

民国建筑与我的缘	062
过 年	066
桃园守望	068
灵谷深松	070
悲乎，马儿	073
喜欢阅读	075
焚 鼠	078
四岁那年，我的冰凌花	083
结婚戒指	086
失窃记	088
生 活	090
震 撼	094
随 喜	096
名 片	098
穿红着绿	100
高跟鞋	102
人生感悟几则（一）	104
人生感悟几则（二）	106
人生感悟几则（三）	108
季节随想（二则）	111
流 言	113
打乒乓	115
月夜歌声	117

第三辑 吃的记忆

吃在花果山	122
吃的记忆	124
大锅饭	126

广东的吃	128
匮乏与过剩	130
哦，香椿	132
糖桂花	134
味美河豚	138
兴化的美食	140
虚心请教	143

第四辑 行走四方

到北京去	146
傣寨飞出金孔雀	153
夜宿世界最高城——理塘	155
通 途	158
夜观庵桥	160
春到瘦西湖	163
约会溱湖湿地	166
车厢里的歌声	168
解 签	171
白茆山歌	174
又见金山寺	177
学 校	180
水往高处流	183
大美万佛湖	185
南朝石刻	188
江南有佳木	190
编 后	193

第一辑：亲情友情

回家
外婆
探大姐

.....

回 家

美国有首著名的萨克斯管乐曲《回家》，每当我听到那悲怆忧伤的旋律，便会怅然，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已进入高龄的父母双亲，想起我的家。我也想回家。

结婚十来年了，心底里的那个家，竟仍然是父母双亲的家。

从我记事起，父母迁居过四座城市。不论走到哪里，他们居住的屋子，便是我温暖的家。

家，永远简陋。一幢小屋，些许公家配备的粗陋家具，父母一辈子也没添置过什么贵重的家什。可这个家，充满了温馨与亲情，它敞开着大门，随时抚慰我们这些游子疲惫的身与心。它像一处宁静的港湾，是我们休憩将息的地方，是我们寻觅关爱、帮助的地方。

大姐最早离家，去外地读高中，接着是我，十三岁来宁住校上初中。后几年，二姐和妹妹也陆续离开了父母的翼翅。现在我们姐妹与父母分住在三座城市。

当学生时，每到寒暑假，心就早早飞回了家。

参加工作后，节假日、调休日，反正有几天空，便匆匆赶回家。

结婚生子后，一家三口一同走。每年春节，姐妹几家加上父母、弟弟，总共十七口人，真是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

近些年，孩子渐渐大了，功课日紧。我们呢，为名为利整日在红尘中滚打，疲于奔命。回家的次数越来越稀，而母亲的电话却越来越勤：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啊？

是啊，什么时候回家？

我们总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回家。

记得我刚怀孕那阵，闻不得油烟味，最后吐出了胆汁，我回了家。躺在床上远离了厨房，足足半个多月真正饭来张口。

临产前我又回了家。那是个炎热的夏季，我挺着大肚子，整日坐立不安。那会儿别说冷气，全家才一台小小的台式电扇。人手一柄芭蕉扇，不停地扇。

一日摆张躺椅在通风阴凉处，谁知没撑好椅腿。我刚坐上去就一跤跌倒在地。

父亲从他房中冲出来，满脸惶急，扶我起身，板着脸埋怨我怎么这么不小心。那斥之切、爱之深的表情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预产期早过了，肚中仍不见动静。天热身子重我不愿动弹，母亲吃过晚饭硬拉着我去散步。陪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告诉我一定要运动，这对大人胎儿都有帮助。

我第二天就有了征兆，第三天上午顺利地产下了个7.8斤的胖宝宝。

外公外婆高兴极了，每天蹑手蹑脚抬着婴儿床，选家中最通风凉快的地方让宝宝睡觉。

在那个酷热的八月，外公给女儿起名冰。一是想与气温有些反差，心理上能给人些许凉意；二是女儿随她爸姓姜，也是个很热的姓，想用名也让姓降降温。看外公外婆如此疼爱外孙女，考虑得也颇周到，我一点没犹豫便同意了这个较一般的名字。

我们姐妹四人都是回家生的孩子，坐的月子，让母亲操尽了心。

按习俗，媳妇是不兴在娘家生孩子的，可我们都不管那一套。女儿只有在妈妈家才能最自由最惬意，也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记得大姐二姐那年夏天同时生孩子，相差不过二十多天。

那次家中有两名产妇，两个婴儿，外加我们，真是忙得鸡飞狗跳。

我们姐妹相差不了几岁，结果结婚生子学习工作统统凑到了一起。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安心学习工作，自己省吃俭用，为我们姐妹四人几乎同时支付了四份保姆费用。

大姐出国读硕士，我去上大学，母亲干脆把孩子连同保姆一块接回自己家中，全力扶持我们过了一关又一关。

那年，我因小恙住院开刀，不想让父母担心就没说。父亲从姐姐那儿得知，第二天驱车赶到病床前，责备我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家里，并

不容商量地说，出院后就回家休养。

不久，父亲又一次来宁，亲自把我从公婆家接回家去。父母精心为我布置了房间，补充营养。那一回，我恢复得好得不能再好……

许久没有回家了，因为忙。母亲的哀怨经常在耳边响起：

“四个女儿，一个不在身边。唉，现在车多人多，我一个人已经不敢上街了。”

暑假里，我抽空带孩子回家了两日。

陪母亲逛逛街，陪父亲聊聊天。

一日，我与正在院中给花施肥的父亲聊起了那满屋满院的爬山虎，那苍翠的绿色煞是好看，都是父亲早些年植下的。因这些爬山虎，我家的小院还被绿化委员会拍过照，当做绿化的样板。可父亲却告诉我，准备砍去了。他说，秋天快到了，黄叶会随着秋风刮得满院满走道，扫都扫不及。

“我扫不动了。”

父亲叹息道。

听到这话，我不禁恻然。

岁月无情。近几年，每次回家，我都能感觉到父母的日趋衰老。父亲已近八十，我还能把他当做从前那个强壮的、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和无所不能的父亲吗？

母亲双眼患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很痛苦，嚷嚷着要开刀已多日，最后还是父亲陪她去上海先开了一只眼。那会儿我们姐妹都在忙，分不开身。

父亲对我说：下一只眼，要你们姐妹去陪妈妈了。

实在惭愧，该我们做子女的责任，却还让老父亲代劳，有多大的事不能放下呢？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父母与我们的位置，似乎是该互换一下了，到了由我们来照顾、帮助他们的时候了。

我一直有个心愿，什么时候住房条件改善了，我一定把父母接来住上一阵子，好好陪陪他们，让我尽尽孝心。

但愿实现这个愿望的时间不太长。

现在呢？现在只能有空就回家。承欢于双亲膝下，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与孝心。

我一定有空就回家。

外 婆

一

我一出世，外婆就与我们同住。

外婆有张白白胖胖的脸，她慈眉善目，后脑挂个光滑滑的小发髻，拄根乌木手杖，艰难地挪动她那肥胖的身躯。恐怕是从小裹足的原因，外婆的下肢缺乏锻炼，细细的，总给人上下比例失调，有点儿支撑不住的感觉。

外婆的烹饪手艺很高，我小时候吃过的，至今仍难以忘怀的美味，全都出于外婆的恩赐。

端午未到，大木盆中早早就泡上了碧绿的粽箬。外婆擅长包“小脚粽子”，犹如她自己的小脚，细细巧巧，光光滑滑，不似如今的粽子，被绳线五花大绑着，惨不忍睹。

外婆用一支上宽下尖的铜针，灵巧地带着粽叶，迅速地从糯米中一穿而过，在粽子的另一端只露出一小截叶尖尖，就成了！

她包出的粽子从不松散，煮熟凉透后再吃，口感最佳：又甜又黏，极有嚼劲。

外婆还会用五彩丝线编织出一只只小网袋，装上煮熟的青皮鸭蛋，让我们系在书包上，上学、放学的路上吃。色彩缤纷的丝穗荡悠着，荡出了多少同学的口涎。

最让我开心的是我时有“蚕豆项链”挂。外婆煮上一大锅新蚕豆，放上多多的五香、八角和桂皮，煮啊煮，直煮得蚕豆粉烂烂。我用针线

一粒粒串起，吹吹干就套上了脖子。想吃时拽一粒，在同学面前的那个威风呀，不亚于一个非洲部落的首长。

八月十五，外婆指挥着保姆做家乡饼，大灶柴火正旺，“滋啦啦”，一口大铁锅贴出了许多馅儿饼。有萝卜丝肉馅的，黑芝麻糖馅的，还有马苋菜粉条馅的，只只喷香。吃不完吊上梁，用大竹篮装，使白纱布蒙，吃时再蒸一下，能从八月十五一直吃到九月半。

春节蒸馒头，外婆从她床头的“八宝盒”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她的宝贝模子，一压一只小鸡，一压一只小鸭，捏只小白兔嵌上两粒赤豆作眼睛，歪口寿桃涂上半边红，胖宝宝梳个小分头。一根筷子、一只木梳都是她的工具，这儿一压、那儿一戳，完事了。我们姐妹几个眼巴巴在一旁瞅着，等这些人见人爱的小家伙下了笼，迅速白白胖胖起来，便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大嚼起来，常撑得走不动路。

正月里做元宵，水磨的粉，细调的馅。黑芝麻加板油丁，荠菜肉末加虾米——有荤有素，有甜有咸，各取所需。

外婆拿手的家乡菜是肉圆鱼圆蹄筋烩青菜、蟹黄豆腐羹。逢年过节，来了客人，我们才能吃到，那个鲜美啊，无法形容。我们总撑得小肚儿溜圆，便去松裤带。外婆见了，忙用手杖顿着地板，一连声地呵斥阻止：

“别松，别松！舅舅家要穷的。”

姐妹几个笑话她迷信，常抹完嘴就作松裤带状，嘴里还唱道：

“噢——舅舅家穷啰——”

外婆见我们淘气，又气又好笑。

外婆还会做豆豉、做大酱、酱油，那我可不敢恭维。煮一锅黄豆，蒸许多面饼，泡在缸里发酵，弄出的那股酸味，满院满屋，除了妈妈不吭声，人人皱眉。

外婆枕边的“八宝盒”里，收藏着她的不少心肝宝贝，什么篋子、簪子呀，捻棉线的线砣呀，几块“袁大头”，一块“玉知了”啦，但也总断不了好吃的，蜜枣、蛋糕、云片糕、杂果等等，都是妈妈买给她吃的。

每当我们嘴馋了，就溜去摸两块，有时吃多了，外婆生气了，就用拐杖顿着地板骂我们：

“你们这些五（武）上不能，六（禄）上不中，七（吃）上用功的丫头们！”

妈妈便把我们叫到一边，狠狠教训我们：

“外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年纪大了，你们再不准去吃她的零食。”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外婆梳头、看外婆洗脚。这两桩事，是外婆日常生活中的两大艰巨工程。

外婆梳头时，总坐在明晃晃的窗前，肩上披块围裙，撑好镜子，端出盆泡了好多天已黏糊糊的刨花水，再解开头上的发髻，用木梳，用篦子，不慌不忙，一下一下，一遍一遍地梳，直梳到自认为梳干净了头发，便蘸着刨花水把那稀疏的、灰白相间的长发调理得溜溜光，接下去才扎紧发根，盘上小髻，结上发网。这项工程，外婆一个星期进行一次，要花上几个钟头。

洗脚也一样。她不喜欢我们姐妹几个蹲一旁，像瞅西洋景，总把我们撵得远远的。

好奇的，一心想瞧小脚的我们，总又想方设法溜回来窥伺。

保姆帮忙端来一只高脚木盆，盛满了热气腾腾的水，外婆坐在椅子上，端着脚，一道一道解开白色的缠脚布，最后露出那双让我们屡见屡惊的畸形三寸金莲。

脚伸进烫水里时，外婆总“噢——”的一声长叹，如释重负。这双小脚要在热水中浸泡许久，热水还得不断添加，直泡到脚上的老皮发白发皱，外婆才肯让脚离开木盆。

她盘脚坐着，用小剪刀、小锉子等各种尖牙利爪的家伙剪老皮，修鸡眼。咔嚓嚓，不一会儿，地上便留下了一堆白花花的皮屑屑，这时，屋里总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看我们姐妹恣意地踢毽子、跳牛筋，蹦蹦跳跳时，外婆常常叹息：

“你们这些丫头呀，不知哪世修来的福，若是过去，你们这个岁数就该缠脚了，那只有哭啰！”

陆陆续续听外婆说，她八岁上就缠了脚，痛得整天啼哭，上马桶也只能扶着墙挪步。夜里痛得受不了，趁母亲不备便悄悄松开了裹布。母亲发现后，又打又数落地重新裹扎好，说：大脚姑娘丑，将来寻不到好婆家。

三寸金莲真替外婆争得了好夫君。外公是个私塾先生，家有几亩薄田，自己设馆教读，生活尚且过得去。可惜这样的日子极短暂，外婆生

下大舅，又怀上妈妈后，外公就因病去世了。

外婆并不重男轻女，她让唯一的儿子小小年纪就给人家当学徒，养家糊口，却让妈妈读书。每逢学堂开学，外婆便倾其所有，烧出几样稍微像样些的小菜，请亲戚们吃饭。饭后，她腆着脸拿出钱袋，请大家捐钱。你一些，他一些，供妈妈读书。

后来，妈妈又跟着当中学教师的表姐夫妇，为他们带孩子，读免费的书。

外婆是个普通的旧式妇女，但并没有把自己小时受的缠足之苦加诸于女儿之身，妈妈一双天足，读书直至师范，后抗日战争爆发，她才能够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外婆弄不懂多少革命道理，她只从一个母亲的立场出发，全力支持女儿，尊重她的选择。

二

外婆越来越老了。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她对妈妈提出来要回故乡苏北大舅家住些日子，否则老了就走不动了。谁知这一去，竟成永诀。

外婆去了大舅家后一年，不小心摔了一跤，从此半身不遂。

外婆人胖，上马桶、洗澡全都是大舅一人抱，折腾一次，总累得大舅满头大汗。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大舅却从无怨言。儿子的孝顺，是外婆病中的极大安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68年，正当壮年的大舅突然患了癌症，大舅母陪大舅去上海开刀，结果她一人凄凄惨惨戚戚地捧着骨灰盒一路哭回家中。

瘫痪在床的外婆常常捶打着床板号啕：“作孽啊老天！你为什么不让我先走，让我这个白发人先送黑发人！”

青年丧夫、晚年丧子，命运多舛的外婆受此打击后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她开始对自己的“离去”关心了。

她对舅母说，死后坚决不火葬，怕疼。

“我不在女儿家享福回这里来，就是为了睡棺材。这里不用怕连累